

自序

这几年来写了百多篇闪小说，知道有机会继续出书，便取出来重读一遍；一边读，一边修改，并根据自己的标准，把其中较简短的，内容不怎么适当的舍弃，留下120篇，这是过去出版一本闪小说比较符合印刷和销售标准的数目。到了这里，算是完成了第一部份的工作。

本来小说和诗毕竟不同，闪小说也如此。千万不要以为小说的文字不是诗的文字，要求没那么严格，禁忌没那么多。从紧密度来说，也许没错，但是有时闪小说的文字斟酌起来，也煞费苦心。我在看一篇自己写的闪小说时，也有手握电子笔，频频发愣的时候。修改一首诗，无所谓完美无瑕的定稿；修改一篇闪小说，何云不然？

写到这里，不觉想起每当一本闪小说即将付梓时，出版社总是要求我写数百字来介绍书的内容概要。我每每视写这种文字为畏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写来写去，总是那

么几句无关痛痒、不着边际、可有可无的话。试想：一本书里有120篇闪小说，涉及的书写内容天南地北，我能概括出绝对有代表性的一小段话吗？

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是“分门别类”，像某些书一样，把全书分成若干个部分，让类似的内容“各就各位”。这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这种事，要做到天衣无缝，有说服力，能被认同，谈何容易？

避重就轻之道就是让这一百多篇作品不分先后、强弱、优劣等挤在一起；读者读的时候，可以从第一篇读起，或者看到较有兴味、较有吸引力的题目，零零星星地跳着看、挑着看也行。

长篇小说要有书名，贴切的书名，短至数百字一篇的闪小说又岂可没有书名；只是所取的书名是否合作者的心



意而已。我想：取个“看起来像小说”的书名就行了，于是找了书里的一篇叫《望海楼》的做书名。提起这篇闪小说，最好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说一说它的“来龙去脉”。不记得去年什么时候，一名和我常有电邮来往的朋友发来一篇用英文写的简短文字，我读后兴味盎然，觉得它十足是一篇我心目中的闪小说，便把它大略地翻译成中文，并把它“占为己有”。至今，我还不知道原作者是谁，无从向他请示。无论如何，原文的版权还是他的，决不食言。

我有时私底下自我检讨一番：为什么我既写小小诗，又写闪小说（其实也就是小小小说、名称不同罢了）？我想：这跟“时代的脉搏、脚步”不无关系。生活的节奏快了，一般人日子更加忙碌了，难免倾向于写和读一些短一点的作品。于是这样的作品，便“应运而生”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应运而生的小小诗使我更习惯于字斟句酌，较

少犯拖沓、啰嗦的毛病；对闪小说来说，想必也有相似的效果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仔细琢磨着，老是写十行左右的诗，应该也跟捕捉诗的题材有关。现如今已进入人类史无前例的科技超凡发达时代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，多姿多采，也瞬息万变，没有捕流萤的扇子恐怕不行。我们讲求的节奏是快而准。要捕捉的量也大，散文化的诗绝对做不到这一点。诗如此，闪小说的情形也大同小异。我越说越玄，也越不着边际，几乎连自己也不知所云了。真相如何，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比较。

以上就算是这本书的序。

